

恩怨劫

● 雲米莉 ●

● 劫字係列首部

● 最新暢銷書



商场上，今日你要我血肉横飞；他日我必令你肝脑涂地。情场上，今天你要我柔情寸断，明朝我必迫你生不如死。“恩怨劫”是个令你震撼而感慨的故事。“恩怨劫”是一场恩恩怨怨之间的劫难……

——雪米莉

加拿大多伦多的一个下午。

少见的艳阳天。

在那扇型的大会堂侧，耸立着富德林银行大厦。是这跨国金融机构的总部。

在主席皮尔德林的办公室内，只有他、他的副主席、总裁、代表买卖双方的律师、和我。

坐在那张深啡色的英式会议长桌旁边，律师把部分出售我名下富德林银行股分的文件摊开。

我清清楚楚地签上的江福慧的名字。

签字时，心头掠过一阵剧痛。

随即，我控制了情绪，控制了面部肌肉。

昨日已矣。

从今天起，我再战江湖，决心把江山抢回来。

签好了文件，我站起来。礼貌地跟在场人士握手，温文淡定的向他们说声多谢。

是真要多谢他们的帮忙的。

表面上，富德林银行只不过以一个偏低的价钱承购我的股份。然而，这在他们有落井下石的机会和能力之际，收购价是订得算合情合理了。

自己的利通银行闹挤提，急需现金渡过难关，还有甚么好说呢？

我并无选择。

父亲创办的基业，断断不能败在我手上。

姑勿论恶果的成因如何，作为江尚贤的独生女，我不能把责任推卸。

利通银行既是江家在香江的家族表徽，必须保住它，使它不倒。

更何况，外间人并不知道这其间的九重恩怨，他们只以为江福慧不善管治家业，投资受挫，以至断送江山。

这不是我愿意承担的指责。

市场人士也一定会谣传，江福慧被杜青云诱惑，以致掉进万劫不复的财经陷阱，才会牵连到家业根基震荡。

这就更非我能忍受的侮辱了。

当然，整个香江充塞着的是善忘的人，他们只会跟红顶白，看准风头火势，见高拜、见低踩。

惟其我狠狠地被人推倒，摔了大大的一跤，跌得金星乱冒，头破血流，更须以最快的速度站起来，以示我覆身有术。

匍匐人前，自舔伤口，绝不会争取到半分怜惜，完完全全只会增加人们茶余饭后的聊天资料而已。

江湖上，必然已在窃窃私语，争相传颂着一个亿万女富豪，如何的被人哄得财色兼收。

要抵制这种闲言闲语，只有一个方法。

紧赶供应人们更有趣的话题。

也只有尽快开创新的一页，才能使过去的耻辱成为尘迹

让明日的光芒，新鲜热辣，精神奕奕的感染群众，以取代昨天。

原 书 缺 页

原
书
缺
页

我说的当然都是藉口。

公事已了，没有必要再跟洋鬼子周旋。

在以后的日子里，我更须珍惜自己的每分每秒时间，每点每滴血汗，每丝每毫精力，向已定的目标进发。

不相干的人与事，我不会再作投资。

步出富德林银行时，还是下午。

有一点点的疲累，毕竟坐了近二十小时的长途飞机后，还未认真的好好休息过。

既已了却一樁大事，心头不期然泛起一种买仔莫摸头的慷慨，算了！

回到酒店去，泡了个热水浴，再在床上息一息。

一觉醒来，已是黄昏。

多伦多虽说是加拿大的第一大城市，掌握金融经济的命脉，然，比起纽约来在气派架势上，委实还差那么一大截。

黄昏日落，市中心几条街道立时间由热哄哄变作静悄悄。纽约不同，早、午、晚都有它的妩媚、朝气与诱惑，而且的确魅力四射。

煞那间，我不让自己再去想纽约了。

再漂亮的地方，还须有值得记忆的人和事于其间，才显得矜贵。

既已忘情弃爱，那么原先盟山誓海之地，又何足珍惜与挂齿了？

我踩着碎步，踟躕于多伦多市的街头，一时间不辨去向。

多伦多的夏天，还是可以令人走多了路，就汗流浹背的。

天色将昏暗下来，可是仍无半点凉意。

是因为我过分焦灼彷徨而到心烦意燥，于是闷热难耐吗？

也只好走向酒店的酒吧去，喝一喝。

五星酒店的酒吧，装满华丽，气派不凡，独独空空如也，无人问津。

倒是外头的酒肆，天天挤个水泄不通，座无虚席。

像不像人？高处不胜寒，哪处侯门不是深如海？

偶然忍耐不住寂寞，略动凡心，稍望红尘，就是遇人不淑的一场万劫不复的祸害

我冷笑。

连连干掉了两杯加冰的威士忌。

“这么能喝的中国女人很少见！”

一个高大的身型，挡住了我的视线。

是一张端方好看的脸，中国人的脸吧？轮廓出奇的分明，怕有点混血儿的味道。然而，浓黑的头发与眉毛，还有那炯炯有神的深褐色的眼珠子，都是中国人，最低限度是东方人的模样！

我怔住了。

一时间不知如何反应。

对于陌生人的搭讪，我原应置之不理，然，他那笑容如许温文和蔼，一点不怀好意的气氛都没有。

望住他，竟有种不忍拒人于千里的感觉。

“别怪我率直，我是实话实说！”

他干脆坐到我的邻桌上去。

“我约了一个朋友，一位中国女朋友，可是我迟到了，怕她已经离去，你有没有看见另一个中国女人从这儿走出去吗？”

我摇摇头。

“你不懂英语吗？我其实可以用粤语跟你交谈。”

他这么一说，我才发觉，由始到终，我未曾回答过一句话。

“都可以。”我答。

这是一句很具鼓舞性的说话，最低限度示意我愿意跟他继续交谈下去。

“你在这儿坐了多久了？”他开始用流利的广东话说话，带一点点口音，益显得他稚气，却毫不讨厌。

我看看腕上的表，答：

“差不多二十分钟。”

“进来时这儿没有客人？”

“没有。在你出现之前，这儿只有我。”

他连连点头，脸上的神情像自说自话，向自己交代似。

就因为他垂下了眼皮，我才敢肆意地再看清楚对方。面部的线条很柔和，以致拱出一份纯朴善良的气质。那由面相所营造的气氛，使我想起了一个人。

蒋帼眉，我那从小到大的老同学，我父亲晚年的红颜知己。

当帼眉沉默不语，静静沉思时，模样儿的慈息温驯，就

像眼前的这个人。

“她也许比你更迟？”

对方摇摇头，说：

“不会。我没有任何坏习惯，只有迟到，老是改不了。她刚刚相反，有其所有的缺点，只有一个长处，永不迟到。”

跟着他长长的吁一口气，情不自禁地说：

“我就是爱她，爱她的十俗，也爱她的一清。”

我笑笑。

这个大男孩一定是在外国长大的，才有这么洋鬼子的性格。

中国人那会当街当巷当众向陌生人诉说恋情？

我的好奇心其实不大，事不关己，已不劳心。本身的故事已正如一部长篇电视剧，素材太多，冲击太大，并不需要任何不相干者的故事，去充实生活，寻求刺激。

然，我还是忍不住问：

“她不迟到，那么就表示她不会来了，是吗？”

对方蓦地抬起头来，像被人刺了一下，痛醒过来似。

那双深邃的眸子，闪着泪光。

世上还有深情吗？

我歪着头，像欣赏一件稀世奇珍，企图看出一些纰漏来。

他样子还真是顶落寞伤心的，被我一语道破，立即无法自欺欺人。人一旦要面对现实和真相，怕是最残酷的。我把面前的酒杯拿起来，向站在酒吧旁边的侍役示意，请他再给我添酒。并且不期然地招呼他说：“要喝一杯吗？”

他想了想，毅然决然地答：

“好。”

我差点失笑。那么一个大男人，表情像个未成熟的孩童，喝杯酒消愁解闷，也得费劲地思考及作出决定。

在外国长大的孩子，喝酒跟喝蒸馏水都一样多吧？他会是个例外？

侍役把两杯威士忌斟来，他一饮而尽。

“请再给我一杯。”他对侍役说。

那张脸，在一煞那间就转为血红。

“你并不能喝？”我问。

他摇摇头。

“喝醉了，你怎么回家去？你并不住在这酒店吧？”

他又摇摇头。

“醉了还是要醒过来的。醒后一样痛苦，何必？”

他的双眼已布满红丝，奇怪的问：

“你像是过来人？”

“一次失足，足以致命。”说着这话时，我仍微笑。

“你的故事，看来比我的要严重。我这已不是第一次失恋，依然屡败屡战，只需要一个时期养伤！”

我哈哈大笑。

“你笑我？”他骇异地问。不认为我能如此残忍地取笑一个自白的伤心人。

“不，不是单单笑你。也许……”我略略组织思想，再说：“也许是笑你的坦白真诚与稚气能够如此自处，只须过三、五、七个月，你又是彻头彻尾的一条好汉了！”

“根据以往的经验，的确如此。然，”他非常认真地补充：“我是真要难过一段日子的，其间实在是食不甘味，寝不安宁。也很辛苦！”

“来，干这一杯！”我举举杯。“干完了你好好的回家去！”二人都一外饮而尽。

“我祝你早日渡过难关，重见天日。”

“你也一样。”

“我的福份怕要比你差了。”

“是吗？”他凝神望住我，有一点点的骇异：“你并不像个失意的人！”

失意人的额头上并没有刻着字。至于说以面容憔悴，双目失神，甚而披头散发，去表现自己的落难，后果通常只有一个，就是更自暴其弃、更惹人退避三舍。

谁个在大太阳底下干活的人没有忧伤、烦恼与创痛？都是自顾不下，还那来余情剩力去分担别人的苦楚。

这年头，人们连分享至亲以外者的欢娱，也觉无谓与乏力，更遑论照应长期心境贫穷寒沧的街外人！

我就更不需要任何怜惜式的支持。

眼前的这个陌生人，年纪或不在我之下，然而，听其言语，观其行状，思想上的成熟程度，跟我上相差太远了。

他的所谓失恋，大概只是年青人去舞会换舞伴的小玩意，跟杜青云与我之间的深仇大恨，一定是天渊之别。

“给人抛弃的感觉实在很不好受，得不到自己心爱的人，更喘喘不安，惶惶终日，多么不幸，又一段愁难禁的日子放在我面前了。”

他说得不是不对，然，此君还未尝试过被人设下爱情圈套，明目张胆、肆无忌惮地欺骗侮辱吧？那滋味彷如吞了烈性毒药，将五脏六腑都腐蚀糜烂，痛楚渗入每一根神经，生不如死，无药可救。非一般失恋情怀可比。

“振作一点，今日世界，没有谁都行！”我竟然安慰对方。

“同是天涯沦落人，没想到由你来给我辅导。”

“既是曾经沧桑，言语易引起共鸣而已。”

“太对了。”他又连连的点头，这似乎是他的习惯动作，模样儿有点像煞那间醒悟过来的乖孩子，很有一点点的可爱。

“我可以请你吃顿晚饭吗？”他抬起头来，相当自然地提出这个要求，眼神的诚恳，使人浑忘我们只不过是刚认识了三十分钟。

“先生，你贵姓？”

总得在我考虑对方的邀约之前，让我知道他的名字吧！

他伸手抓抓头，一脸的尴尬。

“对不起，我姓单，中文名字叫逸桐，朋友都喊我庄尼！你呢？该怎么样称呼？”

“江福慧！”

“没有英文名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你不是在外国长大？”

“在美国念书，通共住了八年。”

“为什么不给自己起个英文名字？你不喜欢称呼我江福

慧，随便叫我个什么名字都成！”

“好，就你玛利亚！”

玛利亚这个名字不错，通俗得可以。

中学时代，十个校内的女同学受洗为天主教徒，有九个都给自己取名玛利亚。

小时候，少女的梦想是希望冰清玉洁一如圣母，长大后一半以上的玛利亚宜得自己是诱人的魔鬼，实在难堪寂寞，难敌孤清。

这玛利亚的英文名字，意识上也像福慧。谁不渴望福星拱照，福慧双修？然，到头来个个都饱经风尘，历劫沧桑。

也许，我是悲观了一点。

我对单逸桐说：

“好，庄尼，我今夜就叫玛利亚。”

煞那间，毅然决然的豁出去，我很爽快地答覆他：

“我们到那儿吃晚饭去？”

“我的车子就停在外头，且先带你观光一下市容，再行定夺好不好？”

“好。”

于是玛利亚上了庄尼的车子。

风驰电掣地奔跑在多伦多市的街道上。

那是一辆林宝坚尼。

我不是不骇异的。

原以为是跟个小流氓，或者极其量是海外华裔的年轻土包子消磨掉这一夜。谁知竟然大失预算，单看他座驾的

派头，便要重新估计对方的身份。

当然，留居外国，逍遥渡日的纨绔子弟，还是多的是。一辆几百万港元的名车，也实在算不了甚么？

在海外生活，就有一度好处，没有人轻易知道彼此的身世，都能以一个崭新的型象出现，既隐没了庐山真面目，就连过往会有过的创伤，都可以收藏得密密实实。心头会因此而顿觉一阵舒畅。

这些日子来，我其实在香港撑得好苦。

自从利通银行挤提，虽然总经理何耀基以老行尊的身份，为我在众人面前挡架，总还有些场合与时光，我非要面对群众不可。

每一次站到众人跟前去，我其实心惊胆跳，羞愧莫名。说到头来。时间还不真正飞逝过去，我的伤口固然淌血，人们的嘴巴也不作小休。毫无疑问，人们与自己都还不放过江福慧被蒙骗的故事。

单是江家一下子损失七亿以上，震撼力就足以使传媒穷追不舍、使行内人津津乐道。

在还未有更新鲜吸引的市场资料转移众人视线之前，我还是谣言是非的对象目标，无法幸免。

只有脱离那班群众，才有呼吸一下自由自在空气的机会。

实在，今晚的机会也真是绝无仅有。

我不期然一对这些短暂的喘息与欢愉另眼相看。

“今晚有想到吃些甚么吗？”那庄尼问。

“甚什么都成，食物要最美味可口，地方要宁静舒适。

好让我痛痛快快的吃一顿饱，明天才回到香港去。”

“要这两个条件都齐全，全多伦只有一家。”

“那就去那家好了！”

庄尼望我一眼，微微有点错愕。

我问：

“有什么不对眼的地方？”

他慌忙解释：

“没有，没有。只是我有点惊骇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他终于腼腆地答：

“东方人的面部轮廓很少有如此澄明清朗的线条，从侧面看，你仍是个好看的人儿。”

跟着他情不自禁地又加了一个注脚：

“可惜，就算好看的人儿。也要闹失恋。可想而知，人的福份并不因为谁天生有什么条件，或是后天作过何种努力，而定夺厚薄。”

我不能以为他的这番话只是冲我而发，事实上，庄尼也是个漂亮的男人。

他的外在条件看上去，并不比我差。

我忽然的失笑了，谁个在今日碰上我俩，也许会认定是相当配衬的一对。

怎会想到都是被遗弃的可怜人？

“你笑什么？笑我胡乱讲人生哲学？”庄尼问。

“不，我只是一时间想起等下有顿好吃的，情不自禁地笑起来！”

这个借口未免牵强。然，不要紧，偶然拾得的一段相叙，彼此都没有在言行上斤斤计较的打算。

庄尼把车子直到一条林阴道上，两旁的房子互相距离得相当远，中间都是一大片的林地。

很明显地，这是个顶高尚的住宅区。

加拿大东岸的屋地普遍比西岸狭窄，年来价格突飞猛涨，使不少在多伦多定居的人，往西迁徙，也是为了西岸阳光充沛之外，房子还真价廉物美。

能像这一区，差不多每幢独立房子的屋地范围都占去半个街口位置的，实在绝无仅有。

庄尼把车驶进一条两旁种满了红白杜鹃花的小车路上，再停到一幢白色殖民地官邸式的房子门前。

“不骗你，全市最清静，最能供应色香味俱全食物的餐厅就在这里头。玛利亚，你现今可以作出一个决定，是否愿意到舍下作客，一尝我的厨艺，抑或，你信不过我，那就改道到一般的食肆去！”

信不信得过他呢？语带双关，这里头可能是另外一篇文章。

谁不是白白担了个圣洁的外表，而实际上做着满足私欲的种种劣行？

任何人目睹了当日杜青云对我的那副脸孔，都会相信他纵非到情到圣，也必定忠诚正直。谁能料到他竟是奸险狠毒，心如蛇蝎？

我已曾经沧海。

世上再恐怖不过的欺骗手段再加之于我身上，都不能